

中文系

175

078805



双刀赛

(故事集)



村文化室演唱丛书

287.5
792

078805

阅 览

双 刀 赛

(故 事 集)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双 刀 赛

(故 事 集)

*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625印张 57,000字
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000册

书号10111·1138 定价0.17元

目 录

双刀赛.....	苏瑞年 曾庆瑞 (1)
“一面锣”.....	陈 非 (16)
育蚕姑娘.....	周铁株 (27)
“钝斧头”和“扭纹柴”.....	江 波 (36)
扁担的故事.....	莫少云 (44)
送饭.....	周 侗 (53)
钓鲨鱼.....	康 矛 (60)
云姑店.....	郑魏河 (66)
石马湾.....	林英聪 (73)



双 刀 赛

苏瑞年 曾庆瑞

唱支山歌溜过崖，

攀条山藤进山寨。

山寨竞赛热如火，

引出一段故事来。

话说，粤北山区有个金竹寨，金竹寨里有两把出名的刀，一把是“金篋刀”，一把是“银篋刀”。最近，县委根据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划，决定马上破土兴建一座中型的光明水电站，工程指挥部向金竹寨订购了五千担畚箕，期限十天，这真是十万火急的大事。为了这件事，这两把刀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，你追我赶，刀光闪闪，使人眼花缭乱，赞叹不止。因此，这个故事叫做“双刀赛”。

咦，两把刀怎么会进行比赛呢？请不要误会，这两把刀并非指物，而是说人，而且是金竹寨两个呱呱叫的人物。“金篾刀”是生产队长，“银篾刀”是副队长。有人问：他们两人的外号是怎样得来的呢？听众莫心急，让我慢慢说来。

“金篾刀”名叫金满山，今年二十七岁，生得高大壮实，活象一座铁塔。他家祖宗三代靠编竹器为业，父亲金兴，更是寨里第一流编竹器好手，技艺超群，是方圆几十里的知名人物。当满山七岁入学后，每逢假日和空闲时间，他父亲便教他学习编竹器，这样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。回乡几年，满山刀不离手，篾不离刀。俗话说：良师出高徒。满山不但全盘接过父亲的手艺，而且更高一筹。有一次，他父亲考核他是否出师，让他在乌灯黑火的夜里干活，只见满山心不慌，手不颤，一口气把十来根碗口般粗的大竹，削成无数条跟筷子那么大的竹篾，条条均匀，厚薄一致。削完后，考核规定的时间还未到——一根香火还没烧完。从此后，满山的手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方圆百里个个称赞。满山织的花篮，玲珑小巧，样式美观，使买花人一定连花篮也一起买走；满山织的竹箩，密实均匀，牢固大方，糠粉不漏，重载不变形。前年，公社鱼苗场向他买了十担鱼篓，一经油漆，光泽耀目，只只滴水不漏，个个扎实耐用。去年，公社杨书记带领全社代表到金竹寨参观学习。满山当场来个精采表演，他破竹削篾，编织一块船篷，真个是：刀飞竹舞，好似杂技团演的“水流星”；左穿右插，活象织花锦的纺织工人。表演完后，代表们一看，都惊奇得直吐舌头：横看花叠花，竖看纹对纹，简直象一块机器织的花锦图。杨书记高兴得连连喝采：“咳！我们金竹寨出了个‘金篾刀’啦！”从此，“金篾刀”这个名字就一下子传开了！

那么，“银篾刀”又是什么呢？“银篾刀”叫李银花，今年二十二岁，是金竹寨的一朵鲜花。这姑娘生得清秀端庄，浓眉下镶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花布短衫外面，罩着黑布围裙，乌黑的短发上扎着红头绳，显出山区姑娘特有的美。她聪明伶俐，心灵手巧，言行举止，落落大方。前年高中毕业回乡，队里委任她当耕山队长，她率领二十多个年青人，硬把荒草坡变成了茶园；去年，她还带领几十个青年，把蚂蟥坑十多亩湖洋田改造成丰产田。可是，在这一年多的战斗生活中，有一件事使她很烦恼，那就是：金竹寨有一个传统习惯，男人精通削竹编织，女人熟练飞针引线。因而，姑娘、媳妇和老太太，绣花是能手，编竹器是笨手。去年春天，县土产收购站向金竹寨订购五百顶斗笠，限期五天。男人们破竹削篾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只恨爹娘没多生两只手。而女人们空长十指，沾不了边。银花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她跟社员们挑着斗笠送到土产收购站，举目一望，看到各式各样的竹器，五花八门，琳琅满目，有生产上用的畚箕、斗笠、竹箩、竹围、竹缆、船篷、竹篓……还有生活上用的竹椅、竹床、竹柜、竹席、竹扇……。她向收购员一打听，嘿，金竹寨出产的竹席、竹扇还出口，远销国外哩！回来后，银花暗自下决心，妇女一定要学会编竹器，来个能织会绣，锦上添花为革命多作贡献。她把自己的想法跟姑娘们一说，大家磨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她又将打算告诉满山，满山极力支持，并且自告奋勇当师傅。刚学破竹削篾头几天，问题挺多，小小篾刀，拿在手上全不听使唤。有的姑娘巴掌磨起血泡，有的姑娘手指划破，鲜血直流；一会竹破歪了，一会篾断断了。满山毫不泄气，耐心指点，反复示范，鼓励大家继续干。可是，一些风言恶语，象腊月的山风，一阵一阵地向姑娘们吹来，特别

是那个解放前做过生意，外号叫“金算盘”的金八，说话更带刺：“哼，嫩手削篾，简直是豆腐碰刀”；还说什么这是“母鸡学啼”。姑娘们听到他的话，似火撩心，马上找金八辩论。银花面对金八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大叔，你不相信妇女能搞编竹？毛主席是怎样说的？‘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，女同志也能办得到。’”金八“嘿嘿”地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女人家嘴巴锋利，但篾刀和竹篾更锋利。告诉你们，医疗站的胶布快脱销啦！”姑娘们一听，心里更气，团团围住他，七嘴八舌地跟他评理。金八招架不住，生气地说：“你们要是能学会编竹，我这个‘八’字倒过来写。”说完，赶快溜之大吉。一晃就是半年，有一天，金八走进妇女编竹场，抬头一看，不禁怔住了：原来，妇女们削的竹篾，跟米粉加工厂出的粉丝一样，条条均匀；编织的竹器，跟展览馆里的陈列品一样，件件精致。他“啧啧”地伸出了舌头，很久缩不回去。银花还当场表演编织完一个竹箩，硬把金八拉去踩在竹箩上，竹箩纹丝不动。有一个姑娘指着金八的鼻子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的‘八字’该倒过来写……”金八心里一颤，脚下一滑，跌坐在地上，一副狼狈相。这时，姑娘们忘记了编织的疲劳和手指的疼痛，笑声震动了整个山寨。姑娘们自豪地说：“我们金竹寨出了个‘银篾刀’啦！”这样，“银篾刀”的名字又传开了。

今年开春，社员们推选“金篾刀”为正队长，“银篾刀”为副队长。这两个年青队长，把金竹寨的粮食生产和副业生产都搞得有声有色。各地来订购生产用具的采购员，络绎不绝；订购的出口商品，品种增多。

话又回到光明水电站。电站工程总指挥——公社杨书记，非常关心那五千担畚箕的事。他穿着解放鞋，攀着山藤

来到金竹寨，找来两个队长，认真叮嘱说：“这五千担畚箕，如果延期完成，将大大影响工程进度，万万不能大意！”满山胸有成竹地拍着胸口说：“杨书记，你放心！”杨书记走后，“金篾刀”马上对“银篾刀”说：“这项任务，关系重大。队里虽然男女劳力差不多，但考虑到女社员学会手艺的时间不长，我看，这项任务男社员负责三千担，女社员二千担吧。大家来个竞赛，看谁先完成。”“银篾刀”把辫子往后一甩，头一昂说：“你别隔着门缝看人——把我们妇女看扁啦！五千担任务，大家平分，看谁是英雄！”“金篾刀”严肃地说：“你说话算不算数？”“银篾刀”坚定地说：“算数！”“金篾刀”半信半疑说：“这……好！今夜我叫人赶制一面锦旗，谁胜谁得锦旗！”“好，要保质保量，才是真正的胜利。”“对，一言为定！”两人握手宣战，各自回去准备。

双刀竞赛的事，全村人都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，“金篾刀”是久经沙场的英雄，“银篾刀”是初出茅庐的闯将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铁扫把扫石地堂——硬对硬；有的说，男队阵容雄厚，战将云集，女队则心灵手巧，足智多谋，但毕竟新手较多，取胜可能不大；有的还说，“金篾刀”和“银篾刀”两人早就暗中相爱，他们准会互通情报，共同协作，比赛结果一定只能是平局，双双名列金榜。议论毕竟是议论，实战情况如何，听众莫心急，让我慢慢说下去。

这天夜里，妇女组都聚集在政治夜校里，又是学习又是讨论，声音闹哄哄。“金篾刀”拿着广播筒路过那里，有点好笑地自语：“银花心里没个底，还嘴硬哩！”他心里盘算着：我们男人组还是负责三千担算了，留有余地。这样，万一妇女组完不成，我们也可以顶上。于是，他扬起广播筒，向全寨男社员简单地宣布各人的任务，就心安理得回家去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“金篾刀”起来，发现村里的女劳力都不见了。一打听，原来她们带着铺盖和炊具上竹林窝去了。他听后心里一沉：期限十天，“银篾刀”硬把妇女们拉到十里开外的竹林窝去安营扎寨，又要搭竹棚，又要垒灶安锅，这样折腾下去，还有几天时间？他不禁暗自焦急，准备晚上抽空去看看。行前先把男人组的工作开展情况检查一下，看一天完成的数字，心里有个底。晚饭后，他逐家逐户登记一番，看见金算盘一家八口，老人小孩一齐动手，他心里更是踏实了。统计结果，一天织了四百担！这是个可观的数字，十天四千担！他想：妇女们就是十天才织一千担，任务还是能完成的。这时，天已擦黑，于是他回家拿起手电筒，直奔竹林窝。

到了竹林窝，到处静悄悄。仔细一看，妇女们都聚集在两座新搭的竹棚里。只听见银花高声地说：“好啦，刚才大家讨论很热烈，我现在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，定出下面的几条公约：一、遵守劳动纪律和请假制度；二、确保畚箕质量，不砍嫩竹；三、……”满山没心思听下去，在工地四周转了一圈，除了在工棚旁发现几块磨刀石和几大堆被砍下的竹子外，没有发现一只畚箕。

“金篾刀”气冲冲地朝工棚走去。银花的说话声还在空中回响：“现在，我根据各人的手艺特长分成砍竹组、削篾组和编织组，我把各组的名字念一念……”“金篾刀”推开棚门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队长！”银花紧张地问。满山没吭声，在竹棚里绕了一圈，还是没发现一只畚箕，什么公约呀分组呀，真是只闻锣响不见演员，只听雷鸣没有下雨。他按捺住心头怒火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，在银花对面坐下来，冷冷地

问：“请把今天完成的数字报一报吧！”银花笑了笑，轻轻地说：“你这个‘侦察员’不是把材料都掌握了吗？”满山见银花心里不急，越加恼火了，他说：“我们不能拿这件大事来开玩笑！如果我们任务不及时完成，就会影响水电站工程动工……”银花平心静气地说：“知道。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磨刀。”满山急躁地说：“什么磨刀不磨刀，你们今天织的畚箕是零，我们男人组是四百！听到没有？今天的战绩是：四百比零！”“这个数字是暂时的，准备工作做好了，我们马上就能赶上来。”“好啦，好啦，凡事讲求实际，我把条件改一改，你们妇女组能完成一千担我就认输了！”“不行，二千五百担任务，风刮不动，雷打不掉。”满山呼地站起来，冲着银花说：“好大的口气！好吧，等着瞧吧。”说完，噔噔噔地离开了竹棚。

随妇女组上山做饭的银花娘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她连忙跑出去，拉着满山说：“孩子，比赛归比赛，别伤了和气。银花这妹子就是性子硬，你别见怪。夜深了，明天再下山吧！”

谁知银花听到她娘这么说，不服气地冒出一句：“娘，别求他！”满山一愣，马上转身便走。银花娘气急败坏地骂银花说：“死妹子，你吞下老虎胆啦！这黑夜天，山风又大，你把他气走，满山万一有什么意外，娘可跟你算账！”说完，眼眶一红，连忙用衣襟擦泪。银花不禁“噗哧”一笑，从床上拿起一件外衣，朝满山追去。在山路口，银花追上了满山。满山好似木桩一样钉在地上，不动也不说话。银花把外衣披在满山身上，轻轻地说：“别着凉了！”

银花回到竹棚里，看到妇女们都在磨拳擦掌，经满山这一撩一拨，本是燃烧的烈火烧得更旺啦！大家恨不得马上天

明，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！
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到了第六天，银花统计了一下，已完成一千五百多担。早饭过后，她心里惦念着男人组那边的的工作，便决定回寨看看。在村口，她惊呆了。什么事？原来村口的竹林，老竹固然砍掉，连嫩竹也快被砍光了。银花心想：用嫩竹织畚箕，哪能确保质量呢？她到附近的“金算盘”家里，挑了几担畚箕，便信步朝满山家走去。

满山正在家里，赤着胳膊，干得满头大汗。银花走到背后，他也一点没有觉察。银花轻轻从手里取下一只畚箕，放在他身边。满山一挥篾，碰到那只畚箕，呆了一下，拿起来端详一番，然后随手一甩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畚箕又小竹又嫩，哪家孩子织着玩的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说完，又埋头继续干。银花再从手里取下一只畚箕，放到原处，又给满山的手碰着了，满山又一愣，诧异地说：“怎么又来一只蹩脚货？”话刚说完，从头上又“啪啪”掉下几只畚箕来。满山回头一看，银花“吃吃”地笑起来，这才从衣袋里掏出一串乌溜溜的山枣，递到满山面前，说道：“请吃串山枣解解渴。”满山放下刀，接过山枣，笑了笑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刚回来。”“回来干吗？”“回来向你报报数字和让你把把关。”“织了多少？”“一千五百多担！”“好呀！”“我带回几担，让你检查质量。”“在哪？”“喏，那不是！”银花把“金算盘”织的畚箕，放在满山面前。满山一看，马上板起脸孔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样的蹩脚货，亏你们妇女组拿得出来！”“你说说，什么缺点？”“规格太小，材料太嫩。”“怎么办？”“报废！”

银花慢慢坐下来，心痛地说：“想不到思想上略一疏忽，就出了废品。”满山急得直拍脑袋，连连叹息说：“唉，只怪我那夜使性子跑了，以后又没上山检查，造成损失。可是你，

你这个银篾刀，是个副队长呀，还好意思拿这样的废品来叫我把关！”

银花只是抿着嘴笑，满山更气了，说：“这么严肃的事，你还笑？”可是银花还是不回答，哈哈大笑起来。这可把满山激怒了，只见他大声地冲着银花说：“我以正队长的名义命令：妇女组马上撤回来！”这时，银花收敛起笑容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该撤的不是我们妇女组，而是你们！”“什么？……”

满山正要发作，满山爸跨进门来，看见满山脸红脖子粗，连忙走到儿子跟前，带呵斥的口气说：“满山，你又干什么啦！你的脾性难道就不能改一改吗？”“对原则问题就是要坚持！”“银花违反什么原则啦？”满山气呼呼从地上拿起畚箕，朝父亲面前一扬说道：“你看。”满山爸接过畚箕一看，奇怪地说：“从哪里来的？”“银花拿来的！”满山爸马上转身问银花：“孩子，真的吗？”银花觉得应该摊牌了，因此，和气地说：“不是！”“哼，你还说谎？明明是你拿来的！”“是我拿来的，不过，是我从‘金算盘’家里拿来的。村口的嫩竹被砍去不少，要赶紧抓抓质量啊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满山倒抽一口冷气，紧张地问：“真的？”“一点不错。”“这精算盘……哼！”满山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满山爸走到儿子旁边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看你这个组乱成什么样子！我刚才碰见‘金算盘’带着几个人，挑着一叠叠的新织畚箕，趁墟去啦！”“什么，趁墟卖畚箕？”“村里不少人说，街上畚箕价钱比收购价格高两角，‘金算盘’就是钻这个空子！”

满山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好象被什么捶了一下，只觉眼冒星花，头昏脑胀。他猛地将篾刀往木枕上一砍，快步朝外冲去。“你去哪？”银花朝满山追去。“我去把那些钱心肝追

回来!”

“回来!”满山爸大吼一声，满山站住了。老头气颤颤地走到满山跟前说：“人家钱都早落了腰包，你这个‘过时铕’!”

“现在怎么办?”满山苦恼地坐在石阶上，直抓头皮。银花慢慢走到他身旁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那天夜里，我说了磨刀不误砍柴工。”满山惭愧地说：“银花，我给成绩冲昏了头脑，没有很好去组织群众，男人组好比一盘散沙一样。”银花点头说：“对，现在要马上改正了。”“银花，可是，我们拖了金竹寨的后腿，现在只剩四天时间了，怎么办?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青年小伙子走到队长跟前说：“刚才公社杨书记来电话，询问畚箕完成情况。”满山听了不知所措地看着银花说：“我们男人组的产品不合质量标准，又给卖了一些，怎么办?”银花没回答他，她对那青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告诉杨书记，畚箕一定按时按质如数完成!”

满山爸听见银花坚定的回答，心里暗暗高兴。但看到满山那副灰心丧气的样子，又不由得心头火起。他说：“你一会儿热，一会儿冷，难道就不看看银花她们是怎样干的!”银花接过话题说：“满山，你们也进山吧!你看，这寨子附近已经尽剩些嫩竹了，再在村子搞下去，进度反而更慢。竹林窝可不同，老竹子遍地都是，我们编组生产，统一检查，准能保证质量。对吗?”满山醒悟地说：“是呀，我怎么想不到呢?”银花再添一把火说：“工棚，我们腾一个，你们再搭一个，煮饭，两组合伙。”

满山爸自告奋勇地请战：“我马上背大锅上山，为大伙煮饭!”“好!”银花心里一乐，她提醒满山说：“你今夜开好动员会，把华主席提出的八项战斗任务好好学一学，把劳动纪律和公约订一订。明天早上，拉人上山!”

“好!”满山心里一热,紧握银花的双手,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银花避开他那热情的目光,轻轻地说:“还呆什么?上山去!”说完,一甩手,放出银铃般的笑声,朝山里跑去。满山一拍脑袋,跑进房里,把被席一卷,就朝外冲。满山爸拦住他问:“去哪里?”“爸爸,我去组织几个青年,马上进山搭竹棚!”“开动员会呢?”“我会赶回来!”

这天下午,满山带着十多个青年上山来,金兴也背个大锅进竹林窝来了。顿时,这深山竹林显得更热闹。那边,满山爸和银花娘在忙着垒灶;这边,满山和银花在为竹棚盖茅草。满山整个下午都默默地干着,他被姑娘们善意的取笑弄得面红耳赤。你们听,姑娘们开心的挖苦声不断向满山掷来——

这边姑娘问:“队长,你们男人组的‘四百’来帮我们妇女组的‘零’吗?”“现在不会要我们撤回去吧?”

那边姑娘假意责备地说:“你们尽说风凉话,真是教会徒弟打师傅!”

这边姑娘马上反驳:“说得不对,明明是教会徒弟爱师傅嘛!”

妇女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笑声。这时,一个姑娘放开喉咙,唱起山歌来,清脆的歌声在山谷回响:

山上金竹根连根,

山里阳雀歌阵阵,

搭竹棚的一个小伙子马上接腔唱起来:

金刀、银刀光闪闪,

师傅徒弟心连心。

“好呀!”姑娘们欢腾起来,欢呼道:“男人组的同志跟我们同唱一个调了!”

满山和银花心里充满了欢乐,他俩不时相视而笑。不一

会，竹棚搭好了，新灶也垒成了。满山高兴地说：“我该回去搬兵啦！”银花忙给他递过毛巾擦汗，不知哪个姑娘眼尖，立即取笑说：“上次披外衣，现在递毛巾，变换手法啦！”银花马上去追逐那个取笑的姑娘，满山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不变换手法，我们男人组可要吃烧饼罗！”说完，大步流星地朝山下奔去。山上，则是笑声的海洋！

五更刚过，一片火光已朝竹林窝涌来。满山高擎火把，走在前头。在离队伍百来步远有一火把，一闪一闪地、慢悠悠向前移动。那个人是谁？原来是“金算盘”。他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，心里暗叫倒霉。昨天，他领着家人挑了几十担畚箕去趁墟，可是蹲了半天，除了几只讨厌的苍蝇飞来飞去光顾一下外，没有一个人来选购。有几个群众还在远处议论着说：“这些畚箕不象金竹寨人织的。人家有两把刀，可厉害呢！”“咱队里早已向上边报了数字，统一订购，建水电站不愁没畚箕。”等来等去，太阳快下山了，金算盘只得将畚箕挑到收购站去，评来评去，每担还亏二角！昨天夜里，他给队长翘了一顿，今天一大早，便不得已地跟在队伍后面，有气无力地往前走。

队伍到了竹林窝，嘿，可真是热闹极了。妇女组同志热情帮助男人组同志收拾行李，安排铺位。这边打打闹闹，那边嘻嘻哈哈，整个竹林窝冒起一股腾腾热气。

银花安顿好“金算盘”的铺位，让他坐定了，然后端来一碗开水，亲热地说：“大叔，这黑夜天你走了十里多山路，可辛苦了！”“嘿，没什么。”银花从金八手里拿过一张闪闪发亮的篾刀，亲切地问道：“大叔，你削了几十年的竹篾，你看这篾刀有多重？”金八不加思索、脱口而出地回答：“二斤半。”“你家有五个劳动力，五张篾刀有多重？”“这容易算——十二

斤半。”“咱全队有八十个劳力，那八十张篾刀呢？”“这也不难——二百斤。”“有没有算准？”“副队长真会开玩笑，人人称我‘金算盘’，这小小的数字连我的孙子也会算呢。”“我看你算不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问你：咱队织的五千担畚箕，每天能为水电站搬掉多少土方？”“这……也不难算，每人每天挑二方计，五千个人就是一万方。”“水电站建成后，能灌溉多少面积？”“这……全县的事情，我算不了。”“我们有了电动排灌站，扩大了许多耕地面积，你说，将增产多少粮食？”“这……我的算盘珠子不够拨啦！”银花笑了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看，这篾刀是不是才二斤半？”金八恍然大悟，尴尬地说：“我的小算盘算不了大数啊！”银花恳切地说：“大叔，这张小小的篾刀，如果用小算盘来算，顶多是二斤半。可是，我们用这把篾刀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，用大算盘来算，那就无法估计它的重量了。对吗？”金八连连点头说：“对，对。”银花马上接着问：“大叔，依你说，五千担畚箕该不该依期完成？”“应该，应该。耽误一天，该影响多少工作啊！”“大叔，你前几天一共织了多少担？”金八经银花这一问，马上脸红起来，非常难堪地说：“这……银花呀，大叔目光短浅，对不起生产队，对不起大家！我……唉！”

这时，竹林东边传来“哗哗”的竹子倒地的声音。姑娘们迎着朝霞看去，金满山那红色背心光耀夺目，姑娘们不禁高叫起来：“‘金篾刀’搞突然袭击，早干起来啦。我们妇女可别掉队，跟他们比到底！”说完，大伙好象一阵风似地朝竹林奔去。银花看到这个阵势，不禁开怀欢笑起来。正在自责的金八忽地站起来，拎着篾刀说：“我也去！”

到了晚上，“金篾刀”和“银篾刀”分头检查和统计一天来的情况。男人组织的畚箕大大超过了妇女组。姑娘们都在工